

# 西南官話“跟到”的多功能用法及其演變\*

## The Multifunctional Usages of *Gendao* in Southwestern Mandarin and Their Evolution

◎ 田早慧、邵則遂

**提 要：**西南官話“跟到”有跟隨動詞、時間副詞、沿途介詞、依據介詞的用法，受普通話影響，“跟到”在不同地區出現不同程度的萎縮。文章在描寫“跟到”多功能用法的基礎上分析其演變過程和語法化機制。“跟到”的語法化路徑為：跟隨 > 時間，跟隨 > 沿途 > 依據，重新分析和隱喻是主要演變機制。這一演變路徑與其他語言中的演變路徑有差異。

**關鍵詞：**西南官話；傳教士；跟到；多功能；演變

**Key words:** Southwestern Mandarin; missionaries; *gendao*; multi-function; evolution

### 一、前言

“跟到”在西南官話中有跟隨動詞、時間副詞、沿途介詞、依據介詞的用法。用例豐富，且分佈較為廣泛。例如：

(1) 不要跟倒我。不要跟着我。（貴陽，李榮 2002：4842）

(2) 你看完了，我跟倒看。你看完了我馬上。（武漢，

朱建頌 2017：332）

(3) 跟倒河邊一直走，不要倒拐。沿着河邊一直走，不要轉彎。（成都，李榮 2002：4842）

(4) 跟倒湮個樣子搞准沒錯。按照這個樣子做肯定沒錯。（臨澧，劉揚 2020：43）

例(1)中跟隨動詞“跟到”相當於普通話的“跟着”，語法功能也與“跟着”相似，文中不再贅述。

例(2) - (4)“跟到”分別充當時間副詞、沿途介

\*2020 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戰國以降楚地方言分佈、接觸與演變”（20BYY140）的階段性成果。感謝《澳門語言學刊》審稿專家對本文的審稿意見。感謝楊剛、謝飄飄、陳晨、李晨對本文的修改意見。文章所有謬誤均由作者承擔。

詞和依據介詞，詳見後文分析。“跟到”的這四種用法在西南官話的大部分地區都有分佈。如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詳見下表。

表 1 現代西南官話中“跟到”的用法及地理分佈表<sup>[1]</sup>

分佈		用法	跟隨動詞	時間副詞	沿途介詞	依據介詞
湖北	武漢、潛江、仙桃		+	+	±	±
	長陽		+	+	+	+
湖南	龍山、慈利		+	+	+	±
	漢壽		+	+	±	±
	東安		+	—	±	±
重慶	江北		+	+	+	+
	巫溪		+	+	±	±
四川	成都、南充、自貢		+	+	±	±
	廣安		+	+	+	+
貴州	銅仁、凱里		+	+	±	±
	貴陽		+	+	+	+
	遵義		+	—	+	+
雲南	宣威		+	—	—	+
	玉溪		+	+	±	+
	祿豐		+	—	—	±
廣西	桂林		+	+	+	±
	柳州		+	+	+	+

從上表可知，“跟到”的用法在西南官話內部分佈不均。在我們調查的四十二個方言點裏，“跟到”的四種用法僅在少部分地區常用，例如長陽、重慶<sub>江北</sub>、廣安、貴陽、柳州五個方言點。受普通話的影響，“跟到”的多功能用法在不同地區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功能萎縮。表現在：1. 時間副詞“跟到”在一些地區受普通話影響，多用“馬上”或其他詞，如東安、遵義、宣威、祿豐等。2. 沿途介詞“跟到”和依據介詞“跟到”均受普通話影響，在一些地區

多用“沿到”“順到”和“按到”“照到”；比如武漢、潛江、仙桃，漢壽、永州東安，重慶<sub>巫溪</sub>，成都、自貢、南充，銅仁、凱里等。3. 或者僅沿途介詞“跟到”受普通話影響，其他不受影響，如雲南玉溪等。4. 或者僅依據介詞“跟到”受普通話影響，如龍山、慈利、桂林等。

“跟到”由動詞“跟”加持續體標記“到”構成。李藍（1998）認為西南官話表持續的動態助詞“倒”的本字是“到”，相當於北京話的“着”。據羅自群（2006：290）考察，持續體標記“倒”在湘語、粵語、閩語、吳語、客家話也有分佈，但在西南官話中最通用。不加“到”的“跟”在西南官話中沒有同時做時間副詞、沿途介詞和依據介詞的用法，加上“到”之後的“跟到”語義、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因此我們認為“跟到”是已經詞彙化了的詞。已有研究多是對某地“跟到”時間副詞用法的共時分析，缺少對“跟到”具體時間用法的探討，也缺乏對其演變的詳細分析。如張一舟等（2001：267）、李榮（2002：4842）、胡光斌（2010：348）、郭洪燕（2022：51）等。而對於“跟到”的沿途介詞和依據介詞的用法，我們僅看到金小棟（2016），金小棟、吳福祥（2018），金小棟、趙修（2019）討論了“跟到”做沿途介詞、依據介詞的用法；李小軍（2022）討論了“跟到”做沿途介詞的用法。他們都從共時上構擬“跟到”的演變路徑，並未詳細梳理其演變過程。其餘研究大多是在辭書中列出相應義項，並未做深入探討。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將詳細描寫“跟到”做跟隨動詞、時間副詞、沿途介詞、依據介詞的用法；結合早期傳教士西南官話文獻，系統探討“跟到”多功能用法之間的語義關聯及衍生關係，分析“跟到”的語法化過程及機制。文中引用的文獻有的用“倒”，我們尊重原文，但在我們調查的語料中，均寫作

“到”。文中沒有標註來源的語料，均為我們調查所得。

## 二、時間副詞“跟到”的語法特徵及演變

### 2.1 時間副詞“跟到”的語法特徵

首先，綜合前人的研究以及我們的調查來看，“跟到”的核心語義是“迅變”。“跟到”後經常加表短時義的副詞“就”，突顯時間的緊迫性。例如：

(5) 一個把爺仔哭，其他的跟到就哭起來了。

一個小孩哭，其他的馬上就哭起來了。(桂林，鄧麗 2011: 47)

例(5)表示“其他的小孩哭”發生的時間與“一個小孩哭”發生的時間間隔短。因此，“跟到”具有許釗、吳鉦(2023)所歸納的[+迅變][+將行]的語義特徵，用於表達事件(或狀態)實現的過程短。

其次，時間副詞“跟到”可以重複形成“跟到V跟到V”。例如：

(6) 跟到吃跟到吃，莫只有我一個人動筷子

蠻。馬上吃馬上吃，不要只有我一個人動筷子啊。(綿陽)

(7) A: 你啷門怎麼還不來哦，快點囉！你怎麼還不來哦，

快點啊！

B: 好，我跟到來跟到來。好，馬上來馬上來。(龍山)

例(6)“跟到”重複後加強了說話人的催促語氣；例(7)加強了說話人的急促語氣；以上兩例均增強了語言的描摹性。

再次，考察發現“跟到”可以用於表示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將來時。例如：

(8) 他把火一開大，飯跟倒就熟了。他把火一開大，

飯馬上就熟了。(成都，張一舟等 2001: 267)

(9) 跟倒就是臘月，要準備過年嘍。馬上就是臘月，

要準備過年了。(潛江，劉環 2010: 81)

(10) 只要他一喊要車，我跟倒就開過去。只要他

一喊要車，我馬上就開過去。(成都，張一舟等 2001: 266)

例(8)“跟到”用於表過去的將來時；例(9)“跟到”用於表現在的將來時；例(10)“跟到”用於表將來的將來時。在我們調查得到的 108 條時間副詞“跟到”的語例裏，“跟到”用於過去、現在、將來的將來時用例分別為 30、31、47 條，可見，時間副詞“跟到”更多用於表將來的將來時。

另外，“跟到”可以與不同類型的動詞搭配。根據郭銳(2005: 287-297)對動詞的分類，我們把與“跟到”搭配的動詞列如下表(加粗的詞表示可以與“跟到”搭配)。

表 2 “跟到”與動詞小類的搭配表

狀態 ←		動作						→ 變化	
無限結構	前限結構	雙限結構					後限結構		點結構
Va	Vb	Vc1	Vc2	Vc3	Vc4	Vc5	Vd1	Vd2	Ve
*是	*認識	*放心	<b>愛護</b>	<b>病</b>	<b>找</b>	<b>看</b>	<b>收</b>	<b>放鬆</b>	<b>來</b>
*等於	<b>知道</b>	<b>害怕</b>	*保持	<b>躲</b>	<b>誇</b>	<b>爬</b>	<b>改</b>	<b>建立</b>	<b>到(是)<sup>②</sup></b>
*作為	<b>熟悉</b>	*忽視	<b>關心</b>	<b>假裝</b>	<b>開</b>	<b>做</b>	<b>改變</b>	<b>解放</b>	<b>過來</b>
*捨得	*當心	<b>明白</b>	*盼望	<b>堅持</b>	<b>漲</b>	<b>辦</b>	<b>產生</b>	<b>離開</b>	<b>出去</b>

由上表可知，“跟到”常與動作動詞中續段較弱<sup>[3]</sup>的動詞，即與 Vc3、Vc4、Vc5 類動詞構成的動補結構或起始體結構搭配。此外，還可以與變化動詞 Vd1、Vd2、Ve 搭配，以及與部分 Vb、Vc1、Vc2 類動詞搭配，其中 Vc1、Vc2 主要以起始體形式出現。例如：

(11) 昨天晚上落大雨，河裏的水跟到就漲起來了。昨天晚上下大雨，河裏的水馬上就漲起來了。(龍山)

(12) 小李過來喊他，他跟倒就出去了。小李過來喊他，他隨後就出去了。(筠連，郭洪燕 2022: 51)

上例(11)“漲”是續段性較弱的動作動詞，

而這類動詞具有 [- 完成] [- 結果] [+ 持續] 的特徵，必須依靠補語才能表達 [+ 完成] [+ 結果] 的特徵。“漲起來”不表示動作的持續，而表示動作的起始和結果。例(12)動詞“出去”是變化動詞，具有 [+ 完成] [+ 結果] 的特徵。這也印證了“跟到”的 [+ 迅變] 義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跟到”還可以與狀態動詞“是”搭配。此時，西南官話的“是”並不表示續段弱，相反，是可以表達“到”義的變化動詞。例如上例(9)中的“跟到就是臘月”也可以說“跟到就到臘月”。

最後，時間副詞“跟到”用於單句和複句均可，但是更多用於複句。在我們調查到的122條語例中，單句為15條，複句108條。例如：

(13) 跟到就過來。馬上就過來。(華容，劉吉力 2012: 53)

(14) 他將接了個電話，跟到就出去了。他剛接了個電話，馬上就出去了。(吉首，何蓉 2016: 47)

例(13)“跟到”用於單句。例(14)“跟到”用於複句。“跟到”常位於複句中的後分句，偶爾位於前分句的句首。此時，“跟到”的句法地位提高，轄域擴寬。在體現緊迫性的基礎上，還具有關聯性。張誼生(2014: 319)指出具有連接功能是現代漢語副詞的基本功能之一……尤其是那些經常位於句首的雙音節副詞，有着極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但是“跟到”只在複句中具有連接義。例如：

(15) 跟到就是伢子們的學費，哪個忙得過來啊！馬上就是孩子們的學費，誰忙得過來啊！(潛江，劉環 2010: 81)

(16) 只要你辭職，我跟到就辭職。只要你辭職，我馬上就辭職。(西昌，陳燕 2020: 74)

例(15)“伢子們的學費”前面可以補充類似“快開學了”這樣的前文，就其所修飾的“伢子們的學費”而言，“跟到”有凸顯時間緊迫的作用。例(16)

強調的是“你辭職”和“我辭職”之間的緊接性。

## 2.2 從跟隨動詞“跟到”到時間副詞“跟到”

從“跟到”的共時用法推知，時間副詞“跟到”應當是由跟隨動詞演變而來，二者能建立語義一語用上的關聯，也能找到前者演變為後者的臨界環境<sup>[4]</sup>。

清末民初的西南官話“跟到”可以做跟隨動詞，《漢口方言(口語)英漢對照袖珍詞典》<sup>[5]</sup>第89頁列出“跟到”的動詞義，英文對應詞為“follow”。“跟到”後可以接賓語和原地動詞<sup>[6]</sup>，構成“跟到+N<sub>A</sub>+V(P)”連動結構。也可省略賓語，構成“跟到+V(P)”連動結構。例如：

(17) 跟倒我讀。read it after me (鍾秀芝《西蜀方言》，502頁)

(18) 跟倒人家打和聲。to agree with everything said; to repeat idle tales (同上，82頁)

(19) 跟倒念。réciter à la suite d'un autre (沙得容等《華西官話漢法詞典》，371頁)

(20) 請先生念，請先生跟倒念。will you please read, will you please continue reading (啟爾德《民國四川話英語教科書》，第25頁)

例(17)(18)賓語未省略，例(19)(20)賓語省略。

“跟倒”後除了接原地動詞，還可以接連行動詞。例如：

(21) 跟倒轎子走。follow the chair (鍾秀芝《西蜀方言》，502頁)

(22) 好，抱起跟倒我來。Good! Pick it up and come along after me. (啟爾德《民國四川話英語教科書》，119頁)

以上兩例省略了主語，其主語均為有施動能力者。“跟倒”後有連行動詞“走”“來”，句法結構為連動結構。

顯然，“跟到”只有在“跟到+V(P)”結構中才可能演變為副詞。當其後的V(P)也具有[+趨向位移]的語義特徵時，“跟到”開始虛化。跟隨動詞“跟到”的句法結構一般是“跟到+N<sub>人</sub>+V(P)”，但是如果語境裏“跟到+N<sub>人</sub>+V(P)”結構中的N人省略，“跟到+V(P)”結構中的“跟到”可以重新分析為時間副詞。例如：

(23) 跟倒跟。Courir après quelqu'un. (沙得容等《華西官話漢法詞典》，371頁)

例(23)作者的法語註釋意為“在某人後面追着跑”。其中跟的法語註釋“Poursuivre, chasser”意為“追趕”，具有[+在某人之後]的特徵。“跟倒”是跟隨動詞，也有[+在某人之後]的特徵。因此，該句應該是省略了句中賓語，完整的句法結構應為“跟倒+N人+跟”。而當“跟到+V(P)”結構不能補充句中賓語時，“跟到+V(P)”有可能理解為偏正結構。例如：

(24) 趕緊把東西洗過，撿在箱子頭，跟倒攆起來。Hurry with the washing of things. Put Them away in the boxes. Then quickly catch up with us. (啟爾德《民國四川話英語教科書》，159頁)

例(24)課本中的釋義有兩種：1.to follow;2.at once, immediately, quickly. 課本作者指出這裏理解為副詞“立刻，馬上”更好(either would be admissable here, but the latter sense is better)。作者指明此例的“跟到”可以有兩種理解。分析可知，“跟到”理解為跟隨動詞時，其後可以補充句中賓語，意為“跟着某人追趕”；“跟到”理解為時間副詞時，在句中做狀語，修飾“攆起來”，其後不能補充句中賓語，意為“馬上追趕”。所以，此例的“跟到”處於語法化的臨界環境。

而當“V(P)”為運行動詞性成分，且“跟到+V(P)”結構不能補出句中賓語時，該結構只能

是偏正結構，“跟到”宜理解為時間副詞。“跟倒+V(P)”的結構義從“跟着某人做某事”引申為“馬上做某事”。所以，“馬上做某事”句式義的句中名詞省略路徑可以概括為：“施動者+跟到+N人+運行動詞”→“施動者+跟到+運行動詞”。時間副詞“跟到”的用法規約化以後，其後的“V(P)”也由運行動詞性成分擴展為一般動作動詞性成分。例如：

(25) 一件一件的洗乾淨，跟倒清出來。One by one wash (the clothes) clean, go right on with the rinsing. (同上，245頁)

例(25)“跟倒”做狀語修飾其後的動詞短語“清出來”，“清”充當全句的謂語中心，“跟倒清出來”為偏正結構。

同時期，傳教士西南官話文獻中時間副詞“跟到”用於複句的用法規約化，其連接功能得以突顯。例如：

(26) 把五個蛋，一個一個的打在茶船子頭，跟倒倒在大碗裏頭，用叉子把蛋攪爛和勻淨。Take five eggs and break them one at a time into a saucer. Then empty them into a large bowl. With a fork stir until they are broken and thoroughly mixed. (同上，220頁)

(27) 就有一姓王的先與他講相好，跟倒就向他說賒米吃的話。And there is a man named Wang who first makes a profession of friendship toward him. And follows with taking to him about getting rice to eat on credit. (文煥章《華英連珠分類集成》，59頁)

(28) 杜預一到就安民犒軍，跟倒又把孫皓送到洛陽。As soon as Tu Y arrived, he quieted the people and rewarded his troops, and at once sent Sen Hao under escort to Loh Yang. (同上，159頁)

以上三例“跟倒”均用於複句，其關聯作用突顯。



### 三、介詞“跟到”的語法特徵及演變

#### 3.1 沿途介詞“跟到”

##### 3.1.1 沿途介詞“跟到”的語法特徵

已有研究認為“跟到”介引處所，相當於“沿着”，表示動作沿某處運行（許寶華等，1999；金小棟，2016，2019等）。介詞結構“跟到+NL”不自足，不能做謂語，只能用在V（P）前做狀語，NL多為具有[+條狀]語義特徵的實際路線，如“道路、江河、印記”等。V多是運行動詞，如“走、跑”等。沿途介詞“跟到”與普通話的“沿着”在語義和用法上相似。例如：

(29) 跟倒這條大路直走。沿着這條大路直走。（常德，許寶華等1999：6558）

(30) 落雪天你就跟倒別個踩的印子走。下雪天你就沿着別人踩的腳印走。（宣恩，楊秋瓊2022：28）

例(29)運行動詞“走”前有狀語“直”。例(30)有定語“別個踩的”修飾處所賓語“印子”。

金小棟(2016)(2019)認為“跟到”是經由介詞，但是從“跟到”具有的義素[+條形的物體中間或邊緣][+行經]來看，“跟到”並不是表示經過某地，而是沿着某一處所的中間或邊緣運行。馬貝加(2002：96)把這一類介詞稱為沿途介詞，沿途介詞是與經由介詞並列的一類處所介詞。我們認為“跟到”的語義更接近“沿途”，將其界定為沿途介詞更好。

##### 3.1.2 從跟隨動詞“跟到”到沿途介詞“跟到”

金小棟(2016)(2019)，金小棟、吳福祥(2018)，李小軍(2022)認為處所介詞“跟到”是從“跟着”義動詞演變而來。處所介詞“跟到”的“沿着”義是“跟隨”的物件從“人”擴展到了“路徑”。這是基於跟隨某人、並按照某人的方向行動與按照某個路徑之間的相似性而發生的隱喻。我們認同該觀點，並

將結合當代西南官話語料和清末民初西南官話傳教士文獻詳細討論沿途介詞“跟到”語法化的臨界環境。

《說文》云：“跟，足踵也”。吳福祥(2003)認為宋元時期，“跟”引申為“跟從”“隨從”義，蔣紹愚、曹廣順(2005：181)也認為中古以來產生的介詞大多都是由出現在“V1+NP+V2(NP)”格式中的V1演變而來。西南官話跟隨動詞“跟到”的語法化也遵循了這一句法條件。沿途介詞“跟到”是在連動式“跟到+N(P)+V2”中重新分析而來。且隨着N(P)次類的變換，人們對其中的“跟到”產生了不同理解，從而導致“跟到”由動詞重新分析為沿途介詞。

清末民初，西南官話中“跟到”出現沿途介詞的用法。例如：

(31) 跟倒車子印印走 follow the wheel-barrow track.（鍾秀芝《西蜀方言》，65頁）

(32) 跟倒腳步/跡走 suivre des traces.（沙得容等《華西官話漢法詞典》，257頁）

例(31)“跟倒”後有[+條狀][+可移動性]語義特徵的“車子印印”，以及運行動詞“走”，句子的運行功能由“走”承擔。“跟倒”[+在某人之後][+緊隨][+行經]中的[+在某人之後]義素消失。“跟倒”增加了[+在條狀物體中間或邊緣]語義特徵。“跟倒”既可以是沿着其後條狀物體的中間或邊緣，也可以是跟隨在其後條狀物體的後面。如果車子印是動態出現的，那麼“跟倒”為動詞；如果車子印是靜態出現的，那麼“跟倒”可以理解為介詞。即例(31)既可以理解為“跟在車子印記後面走”，也可理解為“沿着車子的印記走”。例(32)也是如此。因此，這兩例都出現了跟隨動詞“跟到”語法化為沿途介詞“跟到”的臨界環境。

而在現代西南官話中，當“跟到”後的名詞性成分只具有[+條狀]義、不具有[+可移動性]義，

以及“跟到”具有[+在條狀物體中間或邊緣][+緊隨][+行經]的語義特徵時，“跟到+NL”在語義上不自足，“跟到”只能理解為沿途介詞介引路線，意為“沿着”。例如：

(33) 跟倒河邊邊走。沿着河邊走。（貴陽，李榮 2002：4842）

(34) 跟倒樹杆杆兒往上爬，就能拿到羽毛球了。沿着樹杆往上爬，就能拿到羽毛球了。（臨澧，劉楊 2020：43）

(35) 你跟倒小路一直走就到了。你沿着小路一直走就到了。（同上）

以上三例“跟倒”後面的“小路”“樹杆”“河邊”具有[+條狀]義，但是都不具有[+可移動性]義。施動者一般是沿着它們的中間或邊緣前行，而不是跟在它們後面前行，“跟倒”理解為沿途介詞更好。例(34)(35)“跟倒”的句法環境還得到了擴展，V前有狀語“往上”“一直”。因此，“沿着某處運行”句式義的句中名詞擴展路徑可以概括為“施動者+跟到+N人+運行動詞”→“施動者+跟到+N(P)條狀、中間或邊緣+運行動詞”。

### 3.2 依據介詞“跟到”

#### 3.2.1 依據介詞“跟到”的語法特徵

“跟到”介引方式，相當於“按照”，表示動作行為的憑藉和依據（劉楊 2020：43）。介詞結構“跟到+N(P)<sub>抽象</sub>”不自足，在句中不能做謂語，只能用在V前做狀語。其中N(P)多為抽象名詞性成分，具有[+抽象][+某種標準]的語義特徵，而V多是動作動詞。例如：

(36) 莫囉嗦，跟我講的做就可以了。別廢話，按照我說的做就可以了。（龍山）

(37) 跟到班裏的規矩做。按照班裏的規矩做。（常德）

以上兩例中的“跟到”都相當於“依據、按照”。

#### 3.2.2 從沿途介詞“跟到”到依據介詞“跟到”

馬貝加（2014：268）指出“跟隨—依照、沿行—依照”的語義演變是漢語史上反復出現的演變路徑。例如“從、循、緣、隨”等。但馬文並未探討“跟到”做依據介詞的用法。Heine&Kuteva et al（2012：187）指出上古漢語“隨”有“‘跟隨’（動詞）>‘順着’‘按照’（介詞）”的演變路徑。金小棟、吳福祥（2018）認為“跟隨”>“根據2”的演變，是從跟隨某人並按照某人的方向行動到跟隨某個參照標準的擴展。我們認為還需要詳細探討依據介詞“跟到”的演變過程。

隨着沿途介詞“跟到”後的名詞語義進一步抽象化，“跟到”所蘊含的沿途義減少，表示沿着某路徑運行的功能衰弱，“跟到”具有從沿途義向依據義演變的可能。當“跟到+N(P)+V2”結構中N(P)具有[+抽象路徑][+某種標準]的語義特徵，且V2為運行動詞時，“跟到”可重新分析為依據介詞。例如：

(38) 你不是黨員蠻？要記到跟到黨的路線、方針走。你不是黨員嗎？要記得順着/按照黨的路線、方針走。（龍山）

(39) 跟到國家的發展道路走，肯定沒得錯。順着/按照國家的發展道路走，肯定沒有錯。（重慶巫溪）

上例(38)“黨的路線”表示行為的參照標準，是抽象的路線。“走”是運行動詞，全句既可以理解為“要記得順着黨的路線、方針走”，也可以理解為“要記得按照黨的路線方針走”。例(39)也是如此。因此，依據介詞“跟到”應當是來源於沿途介詞“跟到”。而當“跟到”後的抽象路線名詞擴展為具有某標準的一般抽象名詞，且“跟到+N(P)<sub>抽象</sub>+V2”結構中V2由運行動詞擴展到一般動作動詞時，“跟到”只能理解為依據介詞。例如：

(40) 學生跟到學校的規定做，就不會犯錯。學生按照學校的規定做，就不會犯錯。（武漢）

(41) 跟倒他做的繼續搞。按照他做的繼續做。（臨澧，劉楊 2020：43）

據考察，依據介詞“跟倒”在清末民初已有用例。例如：

(42) 跟倒這個樣子做。do it according to this pattern. (鍾秀芝《西蜀方言》，502頁)

例(42)中“這個樣子”是抽象名詞性成分，具有一定的標準，且句中主要動詞為一般動作動詞“做”，“跟到”意為“按照”。所以，“依據某標準做某事”句式義的句中名詞擴展路徑可以概括為：“施動者+跟到+N(P)<sub>條狀、中間或邊緣+</sub>運行動詞”→“施動者+跟到+N(P)<sub>標準、抽象+</sub>動作動詞”。

#### 四、“跟隨”義動詞“跟到”的語法化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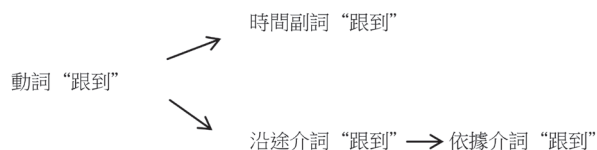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動詞“跟到”通過重新分析演變為時間副詞、沿途介詞和依據介詞。此外，認知隱喻也是“跟到”語法化的重要機制。馬貝加(2014: 25)提出運行動詞往往首先發展為處所介詞、時間介詞或時間副詞。因為在現實世界中，運行通常與處所、時間有關。我們認為“跟隨”義動詞“跟到”的語法化主要有認知隱喻機制的影響。Heine et al(1991: 157)把語法化中不同概念域之間的隱喻關係線性地排列為：人>物>過程>空間>時間>性質。他們認為空間概念不僅來源於某些人類身體部位詞，還派生於人類活動的概念。西南官話中，“跟到”是一個由人身體下肢部位發出的“跟隨”義活動動詞，因而較容易通過認知中的“過程>時間”“過程>空間”“空間>性質”隱喻機制語法化為時間副詞、沿途介詞、依據介詞。

語法意義本質上具有可解析性和圖示性(Talmy 1985: 66-168)，因此，我們可以將人類認知中的“跟到”從“過程”認知域向“性質”認知域隱喻投射所保留下來的意象圖示(image schema)解析為：a. 自我線上性路線運行的時間；b. 自我沿着源點位置向目標位置移動的路徑；c. 自我達成目標的方式。實

施“跟隨”這一動作時會同時涉及位移的時間、路線、方式等因素。而人們認知中首先得到凸顯的是意象圖示中的a，因為自我由源點位置向目標位置跟隨移動時一定伴有時間的流逝。所以認知主體識解“跟隨”這一動作行為時首先凸顯時間，因此動詞“跟到”採取“過程>時間”的演變路徑。當自我由源點向目標位置移動時，意象圖示中的b得到凸顯。由於空間概念中的“沿着”關注位移過程中的路線關係，再加上“過程>空間”認知隱喻機制的作用，所以“跟到”從動詞演變為沿途介詞。“沿着某路線運行”與“依據某方式做事”的心理圖示相似，因而沿着某路線運行確定後，意象圖示中的c得到凸顯，加上“空間>性質”隱喻機制的作用，沿途介詞“跟到”演變為依據介詞“跟到”。

因此，西南官話的“跟到”有跟隨動詞、時間副詞、沿途介詞、依據介詞的用法。其副詞和介詞用法都是從動詞“跟到”平行演變而來。人類認知中“過程>空間>時間>性質”隱喻機制是促使“跟隨”義動詞語法化為時間副詞、沿途介詞、依據介詞的深層原因。事實上，世界上的其他語言存在“跟隨>緊接着”“跟隨>沿着”“跟隨>按照”的演變路徑。例如Heine & Kuteva et al(2002/2012: 187)提出的拉丁語sēqui“跟隨”>sēcun“沿着”“緊接”(在……之後)、“根據”。斯瓦希里語(Swahili)ku-fuatanana:“彼此跟隨”>kufuata na:“接着”“根據”。西南官話“跟到”的演變路徑與世界其他語言的演變路徑有差異，西南官話地區人們對“跟隨”義行為的識解方式和世界其他人類的認知與識解方式具有差異性。

據此，我們可以把西南官話中“跟到”的語法化路徑概括如下：





## 五、結語

首先，我們發現“跟到”在西南官話裏有跟隨動詞（跟着）、時間副詞（馬上）、沿途介詞（沿着）、依據介詞（按照）的用法，但是“跟到”的用法在西南官話內部分佈不均。受普通話影響，“跟到”的時間副詞用法被“馬上”等詞替代，沿途介詞用法被“順到”“巴到”等詞替代，依據介詞用法被“照到”“按到”等詞替代。與清末民初西南官話“跟到”的用法相比，現代西南官話“跟到”的多功能用法在不同地區出現不同程度的萎縮，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考察。其次，我們分析了“跟到”各種用法的語法特徵。最後，我們探討了西南官話“跟到”虛詞用法的語法化過程與機制，其語法化路徑與世界上其他語言跟隨義動詞語法化路徑有些許差異。因而，探討西南官話“跟到”的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類型學意義。

### 註 釋：

[1] 表中“+”表示可用，“—”表示不用，“±”表示“跟到”正在被“沿到”“順到”“按到”“照到”代替，“跟到”用得少。包括年輕人更多使用其他替代詞語，而較少使用“跟到”。根據我們調查的42個方言點，除了表格所列的方言點，湖北天門、江陵、巴東、利川、監利，四川內江、廣元、綿陽、西昌、宜賓，重慶忠縣、石柱，貴州三都、金沙，湖南吉首、永順、郴州北湖區，雲南昭通、楚雄等地“跟到”的用法也呈現這些特點。篇幅所限我們沒有在表格中一一列出。其中雲南的西南官話大多是靠近貴州和四川的昭通、曲靖有“跟到”一詞，其他地方如玉溪和雄楚祿豐“跟到”發生了語音弱化，“到”大多讀作“[de<sup>55</sup>]”。

[2] “跟到”後的“是”在西南官話中可以不表狀態，而是表示“到”義的變化動詞。

[3] 續段性弱指動作性強。

[4] Diewald(2002: 103-120) 認為“臨界環境”具有結構及語義上的歧義，誘發包括目標義在內的數種解釋。

[5] 本文早期域外文獻包括：[英]唐納德(Donald Grosvenor) 1925《漢口方言(口語)英漢對照袖珍詞典》，上海：上海教會出版社。[加]文煥章(James Endicott) 1908《華英聯珠分類集成》，成都：加拿大衛理公會華英書局。[加]啟爾德著(Omar L. Kilborn) 2018《民國四川話英語教科書》(第二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鍾秀芝(Adam Grainger) 1900《西蜀方言》，上海：上海美華書館。沙得容等(Marc Chatagnon) 1893《華西官話漢法詞典》，香港：外方傳教會印書局。

[6] 馬貝加(2014: 24)指出這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隨着時間的展開，施事一般不改變位置，如“投、扔、擲、射”等。

### 參考文獻：

陳燕 2020 西昌方言的時間副詞，《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

鄧麗 2011《桂林話語法專題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郭洪燕 2022《筠連方言副詞研究》，西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胡光斌 2010《遵義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何蓉 2016《吉首方言副詞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蔣紹愚 曹廣順 2005《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綜述》，北京：商務印書館。

金小棟 2016 從《華西官話漢法詞典》看19世紀末西南官話的介詞系統，《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第6期。

金小棟 吳福祥 2018 漢語方言多功能語素“跟”的語義演變——兼論“跟隨/伴隨”義語素的幾種語義演變模式，《語文研究》第3期。

金小棟 趙修 2019 利川(謀道)方言的介詞，《三

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第1期。

李藍 1998 貴州大方話中的“c 倒”和“起”，《中國語文》第2期。

李榮 2002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李小軍 2022 也談“跟隨義”動詞的方所格用法，《語言學論叢（第六十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環 2010 《潛江方言語法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劉吉力 2012 《湖南華容方言時間副詞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劉楊 2020 《臨澧話語法研究》，南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羅自群 2006 《現代漢語方言持續標記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馬貝加 2002 《近代漢語介詞》，北京：中華書局。

馬貝加 2014 《漢語動詞語法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郭銳著 2005 漢語動詞的過程結構，馬慶株主編《二十世紀現代漢語語法論文精選》，北京，商務印書館。

吳福祥 2003 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兼論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中國語文》第1期。

許寶華 宮田一郎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許釗 吳鉦 2023 試論現代漢語時間副詞的分類系統，《世界漢語教學》第2期。

楊秋瓊 2022 《湖北宣恩方言介詞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張一舟 張清源 鄧英樹 2001 《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張誼生 2014 《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建頌 2017 《武漢方言詞典》，武漢：崇文書局。

Diewald, Gabriele. 2002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scher Ilse and Diewald Gabriele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103-12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龍海平，穀峰，肖小平譯 2012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Talmy, Leonard. 2007 Lexicalizaion patterns : In Timothy Shopen(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2nd)* . 66-168.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田早慧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tianzaohzoe@163.com

邵則遂 武漢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zsshao@126.com